

· 八十年代美国黑幕最佳畅销书 ·

哈里

劳伦斯·桑德斯 著

丹尼的

情人



哈里·丹瑟的情人

(美) 劳伦斯·桑德斯 著
郭正枢 译

广西民族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故事发生在美国的佛罗里达。丹瑟投资公司经理哈里新近死了妻子。纳拉克和“四海友谊联会”两家公司早就觊觎他的财产。于是借此大好时机，派出两名美女——女特工阿巴登·萨丽和伊芙·海姆达尔对哈里展开攻势。哈里在孤独和空虚中开始堕落，久而久之记忆使灵魂产生强烈不安。而两名女特工，经过与哈里的频繁接触，人性复苏，道德的压迫使她们抛却原来的信仰，叛离组织，大胆追求光明和个人幸福。她们的上司为阻止“丹瑟行动”失败，指使两名策反特工进入程序。于是灵魂与罪恶展开搏斗。

作品情节复杂，笔触新颖、细腻，反思深刻，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

哈里·丹瑟的情人

劳伦斯·桑德斯 著

☆

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民族大道东段）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8.375印张 185千字

1988年10月第一版 1988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0册

ISBN 7-5363-0386-6/I·90 定价：2.80元

罗德代尔堡商业大街南面的联邦高速公路旁，矗立着一幢新建的十层大厦。整座大厦外部嵌满玻璃，颜色那么深，那么绿，以致于当人们往外看那水一般的世界时，不由自主地感到自己象是鱼缸里的鱼，在呆头呆脑地往外张望。

大厦的最高两层租给了纳拉克出口公司。这家公司专门经销那些讨人喜欢的小玩意儿，诸如火炬里装有灯泡的微型自由女神铜像，肚子上安有电钟的维纳斯，在蓝色镜面上浮动的铬制小帆船……。

一位苗条的佛罗里达金发姑娘在照料着门市，她那一直拖到腰下的金发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同她一起的还有一位小巧而丰满的黎巴嫩姑娘，皮肤细腻得象台球桌上的绒毡。她们公司出口供陈列的小摆设——她们也确实从中获得一笔可观的收入。

在纳拉克公司办公室的后部，有一扇紧锁的门，用一英吋多厚的防弹合金钢制成，表面复盖着一层用盐水浸泡过的松木三合板。门上与双目等高处，安有一个窥视孔，一部小型电视摄像机瞄准着来访者。与之相连的监视屏幕，安放在门内一名全副武装的保安人员的办公桌上。

假如你经过特许进入那道拱顶门（电子锁会发出嗡嗡的

声音)，就会进入到一个宽大的工作室，这里有许多办公桌，呼呼响着的计算机磁盘，一排排叮咚作响的电话机，嘴里嘟嘟囔囔的电传打字电报员，以及闪烁的荧光屏。靠里的墙上，悬挂着一幅巨大的、标着“东南地区”字样的地图，上面有佛罗里达、佐治亚、南比卡罗莱纳、田纳西、密西西比、亚拉巴马等州。

地图上用彩色图钉标着公司的活动范围：白色表示设在各州的总部，蓝色是各大城市里的分公司，绿色是在偏僻地区设的规模较小的办事处，红色图钉则表示目前正在采取行动争取的地区。

尽管这间宽敞的屋子里还有许多墙壁和隔板，但各处温度始终保持在华氏 72°，空气中弥漫着消毒剂的野樱桃气味。在办公桌旁和机器后工作的都是二三十岁的职员。督促他们的管理员则要年长些。职员们实行的是三班制，整个办事机构一周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时都活跃地运转着。

这间工作室的后部，一道铺着地毯的宽敞楼梯通向上层的行政管理机构。那里的办公室都是单独的小房间，墙壁一直封到天花板，房门终日紧闭。人们从不提高嗓门说话，听得见的声音只有打字机的咔嗒声和屋顶空调机发出的催眠曲似的嗡嗡声。

地区经理办公室是一套三室的房间：秘书办公室，大得足以放下皮制长沙发，几把椅子，计算机控制台和 L 形的办公桌；经理的私人办公室与这间秘书办公室的一扇门相通；再往里，穿过双层门，是一间会议室，摆着一张可容二十人围坐开会的桌子。

1985 年 4 月 17 日，星期三，下午，诺玛·格雷美森德经

理秘书坐在她的 IBM 型电动打字机前，迅速处理着一大摞私人信件。她打字清楚准确，唯一的毛病就是习惯性地把 Weir d (命运) 一词中的 i 打到 e 的前面，使之成了 Wier d (用电报发送)。

格雷芙森德是位四十四岁的女人，因缺乏食欲而长得很削瘦，浑身只有筋腱连着骨头，脸上绷着羊皮纸般的薄皮，稀疏的灰白头发倒挺粗硬，盘成小结，用一根发夹别在后脑勺上，以免散开。

当然，她也并非全无动人之处。那双褐色的眼睛就显得很坦率，善解人意。她的笑声也带着几分调皮。有一些关于她和经理的闲言碎语——一些在各分公司行政管理机构流传的流言——但这些事从未被证实过，而且永远也无法得到证实。

一位身穿做工考究的灰亚麻装，手提酱紫色羊皮包的年轻女郎打断了她的工作。格雷芙森德抬头看着她。

“有事吗？”

“我是亚特兰大分公司的萨丽·阿巴登，”她勉强地笑了笑，“经理约我三点钟会面，我早来了几分钟。”

“当然，阿巴登小姐，快请坐。我这就去看看经理是不是已准备好了。”

秘书在内门上敲了一下，然后走了进去。不一会儿，她回来了。

“经理这就见您。”她说，凑近来访者，闻了一下，“您没喷香水，是吗？亲爱的。”

“按限定的香型喷了一点，很少的一点点。”

“好的。经理对其它香型过敏。请走这边。”

经理的身材高大魁梧，粗粗的脖子，厚实的双肩，全白的头发经过精心梳理，他面色红润，牙齿就象小巧的墓碑石；他身穿一套黑色的生丝西服，领带里织进了公司的标志；一个血红色的齿轮。

阿巴登站在办公桌前，手指关节贴在桌面上，身体往前倾，尽量靠近，做好了与经理握手的准备。但他并没有那么做，他们只是彼此微笑，问候。他示意她坐在桌旁的扶手椅里。

“那桩米勒的案子——”他突然开口说，“就非得采取暴力吗？”

“是的，经理，是这样的。”

“我们与对方达成过一项未成文的协议：我们干掉他们的人，他们也不干掉我们的人。”

“某些情况得除外。”阿巴登提醒他，“我们完全是按照原则行事的。可是，米勒的生命已经受到了威胁，在我们动手前，他们本来也要想干掉他的。他们那个特工相当手狠，我们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采取行动的。”

“是你去执行的吗？”

“不，是我们的行动组长，布里斯科。”

“很好，我同意那样做。不管怎么说，米勒背叛了我们。只要结果好就行。你从没有去过佛罗里达吧？”

“是的，先生。”

“很好，我们需要一位没露过面的人去处理一桩当地的事务，在佛罗里达干的伙计们可能会被认出来。目标是一个新近死了妻子的人，哈里·丹瑟。不是亨利，不是哈罗德，而是哈里。为我们提供情况的人是他的朋友，也是邻居。根据他

所告诉我们的情况，我相信我们正有一个好机会争取他。这次行动的负责人是谢尔比·亚马，你认识他吗？”

“不，先生，我不认识。”

“待会儿我会向你介绍的。他会简要地向你介绍情况，同时，我想我们应该彼此进一步熟悉。”

“是的，经理。”

他拿起了电话。

“格雷芙森德小姐，”他说，“请通知有关人员都来。”

那天晚上，诺玛·格雷芙森德离开了她那所庞帕洛沙滩的公寓，带着一个小小的白色购货包，里面装着两本书。

在大西洋林荫大道的图书馆里，她漫不经心地四下张望，寻找与她联络的人——一个她只知道叫伦纳德的人。他们钻进林立的书架背后。

“您读过这本书吗？”她问，从提包里拿出一本书，是查尔斯·狄更斯的《艰难时世》。

“有趣吗？”伦纳德问。

“非常有趣。”她回答。

一小时后，伦纳德带着那本《艰难时世》回到家中。他使用一本简单的密码本，把格雷芙森德传递给他的密信译成一连串的五位数字。

他打开无线电发报机，开始拍发电报。对于姓名Dancer（丹瑟），他十分谨慎小心，稍一马虎，就会错拍成danger（危险）。

公司总部设在华盛顿西北H大街一幢极为普通的大楼

里。门前，失去光泽的铜牌上写着：四海联谊会。

顶层的收发报室于1985年4月18日凌晨1:24收到了伦纳德拍来的电报，记录磁带于1:43被交到了夜班译码员手中，早上8点，业务主任一到办公桌前，就见到了送来的译电。

业务主任是个小个子，整个身体皱缩在一起，脸上密布着过度焦虑留下的皱纹，头顶光秃，纤细的头发梳向一边。他成天瞎忙活，受着消化不良的折磨，虚弱的骨架仿佛承受不起他那身粗花呢西装的重量。

业务主任读着伦纳德从佛罗里达发回的电报译文。他不喜欢东南地区那家公司的经理，他们赢得太频繁了。他们派萨丽·阿巴登去执行哈里·丹瑟行动，这是件不可小视的事情。

他走近计算机系统，接通了现有特工的人事档案，输入了体力、智力、情感等几方面的要求。打字机开始咔嚓咔嚓地工作起来，输出了三个名字。而到下午两点钟时，则仅有伊芙琳·海姆达尔一人来到了业务主任的办公室。

他开门见山，一点时间也不浪费。

“你到佛罗里达执行过任务吗？”

“没有，头儿，我没去过。”

“那好。我们的目标正好在那里，是个刚死了妻子的人，叫哈里·丹瑟。安东尼·格利勒会具体负责这次行动。他会简要地向你介绍情况，你应该尽快到达佛罗里达。”

“头儿，”伊芙琳说，“我8月份就该休假啊！”

“这没问题。在8月份以前，哈里·丹瑟行动的胜负就会见分晓的。”

悲哀象老鼠一样啃啮着哈里·丹瑟的五脏六腑。欢乐消逝了。他夜不能寐。太不公平了！那么一点只有显微镜下才能看见的区区微物，竟会强有力地夺去了他那爱妻的生命。

更糟的是，极度的悲哀正在减退，还没逐渐消失殆尽，而痛苦却存留下来，并溶入记忆之中。男人能有几多悲伤呢？他记着她的美貌，然而必须借助于看旧照片：多么美好的时光啊！他情不自禁地笑了。可是，往事的回忆又冲淡了悲哀之情。他试图保持住悲哀之情，使它长存下去，但他办不到。

“生活照样要继续，”杰里米·布莱恩一本正经地告诉他。

这是对感情的伤害。世界真该完蛋了！但它却没有。

他依旧工作着。葬礼后 18 个小时，他又回到丹塞投资公司的办公桌前，接受他人的安慰，点头应承着。然后，脸色苍白地拿起电话，继续工作，继续生活。

朋友们尽力帮助他摆脱这种处境：邀请、晚餐、鸡尾酒会、烤肉野宴、介绍其她女朋友。他谢绝了这一切好意，独自在博卡拉顿南面，他的一所沙滩别墅附近徘徊。那座房子住两人嫌小，住一人又太大了点。

酒不解愁，安眠药不起作用，大麻叶也无济于事。然而，波光粼粼的大海却使他得到一些宽解。朝着水中月影游向永恒，没入水底，张开嘴，让呼出的气泡懒懒地进出海面。不过，他终归还得游回岸边，靠在沙滩上，任海浪拍打着自已，然后穿过沙滩，沉重缓慢地走向他那空空荡荡的住所。空虚的世界！

他身体结实，肌肉丰满，一双黑色的眼睛，古铜色的皮肤。严峻的外表，标志着他正经受着灾难和痛苦的打击。他举止带有网球运动员的优雅。而今，他虽意志消沉，但他并不绝望。一切将属于他的，都有待他去获取。

“我要得到希求的一切！”他曾对妻子说。

但现在一切都破灭了，没有欲望，没有希求。而今他兴味索然，懒散呆钝地漫行在人生道路上。

“嘿，老朋友，”杰里米·布莱恩说，“我们必须把你从这种糟糕的境地中拖出来。我们晚上一块儿到城里去，怎么样？”

“不，”哈里·丹瑟说。

“为了你自己，别再老这么伤心了。”

“你觉得我该那样做吗？”

“当然，该怜惜怜惜自己呀！”

“好吧，”丹瑟说，“我们去。”

他们喝了一通酒，又驱车去西棕榈海滩吃烤鲑鱼，再喝酒。车往回开时，他们一路上无论是熟店还是不曾光顾过的地方，都停下车来痛饮一气，然后狂叫、乱唱。丹瑟真恨自己：一个感情的叛逆。

午夜过后，他们来到灯塔角附近某个地方。杰里米·布莱恩是个多话的家伙，他说：

“真热闹啊！嘿，老伙计，这个地方有个新开的裸体舞女小酒店。咱们去逛逛怎么样？”

“这究竟有什么意思？”丹瑟说，“我见过那些裸体表演。”

“得了吧，别对我说这些！我们可以喝它一两杯，呆上个半小时，最多一小时，笑上一阵子。”

“最多一小时，”丹瑟说，“明天早上我在迈阿密还要参加一个讨论会。”

这家叫做蒂普的小酒店是间装饰简单的屋子，桌子还没有头巾大，顾客只能站着饮酒。三个搭起的平台，每个台上一次有两个女孩上场，随着四人摇滚乐队的演奏，跳上15分钟，然后又换上一班姑娘接着跳。

女招待穿着整齐，与舞女形成鲜明对比。他俩要了点喝的。

一曲终了，裸体舞女们离开平台，新的一班又换上了场。

“她们一晚要挣三四百元呢，”布莱恩说，“还不上税。这玩意儿很合你的意吧？”

丹瑟没有吭声。

一股气味扑鼻而来：廉价香水味，汗水味，走了气的啤酒味，小便味，还有眼药水味。

“喂，老朋友，咱们也叫一个吧。完全属于我们的裸体姑娘。中间舞台上那个金头发白皮肤的怎么样？”

“什么东西都能使你兴奋！”丹瑟说。

乐曲结束了，布莱恩站了起来，他向金头发白皮肤姑娘挥了挥手。

她从桌子间绕着走过来，急促地喘着气，汗珠晶莹闪光。

“你们好，先生们，”她面带微笑地说，“想来个专场吗？至少二十元。”

“当然，当然，”布莱恩说着掏出钱包，往她腰带里塞了一张二十元的钞票，“你是个大红星。”

“捧得越高，跌得越惨，”她说。

他们扶着她站上桌子。女招待趁此没被招呼就又送来一道酒菜。音乐骤起，他们的裸体舞女开始捻着手指，扭动身体。

他俩坐在桌旁，一边喝酒，一边痴笑着仰面盯着她。

她愈跳愈疯狂，把身体猛然前倾，又急速止住。

音乐停止了。

“先生们，再来一场吗？”她问，

“那还用说，”他说，伸手就去掏钱包。“你叫什么名字？”

“萨丽，”她回答道。

公司派出的特工人员4月20日到达了罗德代尔堡，由行动组负责人安东尼·格利勒带队。他负责安排一切事宜，包括伊芙琳·海姆达尔的寓所和身份证，汽车游客旅馆里装有窃听接收装置的套间以及联络人员。至于房间的安全，没有太大必要去特别关注。

格利勒飞返华盛顿，向业务主任报告。他们仔细查阅了哈里·丹瑟的档案之后，整套行动计划产生了。对他们来说，计划看上去似乎不错，但业务主任仍然感到不安，他大口喝着含安定剂的饮料说，“托尼，这可是一件令人精疲力竭的工作哟。”他是一个小心翼翼的人。“但是我们必须去做，”格利勒说。于是，他又回到了罗德代尔堡。

4月25日，伊芙琳·海姆达尔挂电话到丹瑟投资公司，要求和哈里·丹瑟通话。

“请问您是哪位？”接话人问。

“我的名字叫伊芙琳·海姆达尔。丹瑟先生不认识我，但您可以告诉他，是佩里·斯通牧师建议我给他打电话的。”

“请等一会儿。”

咔嚓响了一声。

“我是哈里·丹瑟。愿意为您效劳！”

“丹瑟先生，我叫伊芙琳·海姆达尔，是佩里·斯通牧师建议我给您打电话的。”

“噢，是怎么回事。牧师先生好吗？”

伊芙琳笑了笑说，“他还在抽那些讨厌的雪茄，他要我向您转达他的问候。事情是这样的，丹瑟先生，我丈夫6个月前去世了。我刚从新泽西州迁到罗德代尔堡来，目前正在办理我的财产转移，也要把丈夫留给我的遗产一并转到这里来。我正在努力弄懂所有财务方面的手续，但不得不承认，我完全被弄糊涂了。我想知道我们是否能见见面，看您能否给我一些指点。”

“当然可以，海姆赫兹夫人。您能……”

“海姆达尔。”

“海姆达尔。请您原谅，海姆达尔夫人，您可以到我的办公室来，不过，我觉得我们先有个非正式会面更好些——假如您认为恰当的话。先认识一下，您觉得我们可以一块儿吃一顿午餐吗？”

“非常愿意。但是我对这座城市一点也不熟悉，丹瑟先生。您知道什么好餐馆吗？”

“您有汽车吗？”

“有的。”

“那么，庞培洛海滩AIA路上有一家有趣的临海餐馆，叫

望海餐馆。明天12点，您在那里见我，好吗？”

“望海餐馆，AIA路，庞培洛海滩，明天中午12点。我会赶到的。谢谢您，丹瑟先生。”

“也谢谢您，海姆达尔夫人。”

和往常一样，情报部门所进行的工作颇有成效。利用他们提供的材料，格利勒向海姆达尔作了几小时的布置，重点放在丹瑟已死的妻子西尔维亚身上。

“她是一个黑皮肤女人，”他边读着盖有“绝密”图章的卷宗边说，“皮肤被太阳晒得黑极了。一头棕色的短发，眼睛也是棕色的。还是一个网球迷。”

“和我一样。”海姆达尔说。

“你想想我们为什么偏偏选中了你？这是我们能找到的唯一一张照片，是她在俱乐部里赢得女子网球单打冠军时拍的，刊登在《太阳哨兵报》上。”

“这双腿长得漂亮极了，”海姆达尔研究着放大的照片说。

“你也一样啊？我们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你的个头和体重也都和她差不多，只是前胸比她隆得更高，不过那样还更好些。你的头发比她的长，你能剪短一点吗？”

“我还要烫成她那种运动发型。”

“不错。她还喜欢喝低度伏特加，爱吃凯撒色拉，爱读浪漫小说，爱化淡妆，腿部总是裸露着。抽长支的本森牌香烟和赫奇思薄荷味香烟。你在记吗？”

“我正在记。她穿些什么衣服？”

“多半是时装设计师的新款式。事实上都是专门为她设计的。”

“啊，嗯，我想我能办到的。习惯用右手还是左手？”

“右手。你的意思是说，你两只手都行？”

“托尼，我有许多甚至你无法猜到的才能。”

“我相信。这回你可有机会来施展这些才能了。”

这位西尔维亚·丹瑟素有‘老虎’之称。”

“情报人员是怎么弄到这些情况的？”

“非常简单。哈里·丹瑟的私人医生是我们的人。他报告说，哈里对于满足妻子的欲望很感恼火。他去注射B-12。”

“注射B-12？最近吗？”

“不，这种烦恼要追溯到几年前了。噢，还有一件事——西尔维亚·丹瑟喜欢马，当然，她不是一个亡命的赌徒，只下些二元钱的小赌注，但她热衷于看赛马，在考尔德、希亚利、在墨西哥湾——无论什么地方。她还是个小孩的时候，就有过一匹矮种马，或许那就是她爱马的开端吧。”

“还有别的什么吗？”

“还有些背景材料，比如父母，所受的教育，等等。但眼下我希望你集中精力考虑好与哈里·丹瑟的第一次会面。让我们再仔细检查一遍。”

为了去望海餐馆吃午饭，伊芙琳·海姆达尔精心打扮了一番。灰白色的霍尔斯顿紧身衣，剪短的头发，略微弄淡了点的发色，裸露着的双腿，微施淡妆的脸庞，马可十字商标的提包，里面放着本森牌香烟和赫奇思薄荷味香烟。那天早上，她还安排在太阳下足足晒了两个钟头，皮肤成了青铜色。

这一切收到了效果。当女经理领着她来到丹瑟桌前时，他带着几分疑惑站起身来，海姆达尔注意到了他脸上震惊的表情。

小巧的餐桌，简短的交谈，两人都从同一角度面对着大海。

“大海那边是什么地方？”她问，朝闪烁着的波涛做了个手势，“假如您一直往东航行，会到达什么地方呢？”

“葡萄牙，”他说，“我想是这样的。”

她想，那边应该是西非，不过并没有说出来。她从手提包里拿出长枝的薄荷香烟，他迅速掏出打火机，手有些发抖。

女招待来到他们桌前，“要鸡尾酒吗？”

“要低度伏特加，”海姆达尔说，“请在里面放一片酸橙。”

他毫不犹豫地要了一杯杜松子马丁尼酒。酒端上了桌子，他一口喝了半杯。她带着几分同情地默默坐在一边。

“您想吃什么？”他端详着菜谱，目光没有看她，“他们的海味菜很可口，汉堡包也确实不错。”

“我不知道是否能来份凯撒色拉！”

“当然，”他说，声音有些紧张。然后他又要了一杯马丁尼酒。

她不想对他进攻得太猛烈，太迅速，于是，把话题转到她的财政问题上。她说她有大约 10 万元，该如何安排这些钱呢？

“慎重地掌握好这笔钱，”他劝导道，“至少应该有百分之四十或五十用于投资，这样就可以获取固定收入。我还想知道您的其它一些情况，例如纳税，赡养人口，生活开支等等。我对这事持保守态度，不愿让您去干非常冒险的事情。”

她笑了。